

在场主义文学研究·周闻道主持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的 “不在场”现象

——20世纪80年代西部文学的缺席

李 震

摘 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西部文学，是文学史上最大的以地缘命名的文艺思潮，波及大半个中国，包括近百位诗人、作家、批评家，产生了大量代表性作品，且有明确的理论主张、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研究与批评实践作为支撑，在文坛和全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在最权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却处于“不在场”的状态。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梳理和反思，并建议文学史家予以补充。

关键词：西部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不在场现象

自从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两位学者在《上海文论》杂志上主持专栏提出“重写文学史”以来，关于“重写文学史”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学术思潮。这场延续了近40年的学术思潮，几经文化生态和文学观念的流变，涌现出大量姿态和立场各异的“重写”理由与主张，也催生出涉及古代、现代和当代多种“重写”后的文学史教科书版本。但“重写”的问题依然存在，依然在被讨论。这是否意味着“重写”后的文学史还要被“再重写”？是否意味着文学史是一门一直要被“重写”下去的学问？

文学史之所以要一再被“重写”，除了因为文化生态和文学观念的流变外，更在于它的重

要性。文学史关乎某个阶段的文学如何进入历史，并以何种观念作出怎样的总体评价，其间的作家作品哪些能够进入历史，哪些可以被忽略，能够进入历史的又该如何评价等问题。其重要性绝不仅仅在于哪些作家作品可以青史留名，还在于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会直接影响到几代学者和青年学生对文学的认知，以及文学观、审美价值观的养成。譬如90后、00后的几代中学生、大学生对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诗潮、后新诗潮，只知道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致橡树》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因为各种中学语文教材大都选入这两位诗人的这三首诗，使几代人对当代诗歌的认知和审美观大多建立在这类诗作基础上。这种认

知和审美观对于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说,会有适当扩展,而对于更多的没有学习中文的青年学生来说,延续几代都难以改变。中小学的教科书如此,大学的教科书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教科书该如何撰写的确是关乎一个时代,甚至一个民族总体文明延续、发展的一件大事。

笔者作为在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几年的教师和从业四十年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主流教科书可算略知一二。权且不论已经被写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其他文学现象的陈述和评价问题,本文仅以各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使用最多的北大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下简称北大版)^①和复旦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复旦版)^②的最新版本为考察依据,就一些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思潮,却在当代文学史教材中被忽略而导致的诸多“不在场”现象,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以期文学史家们在“重写”或再版时予以参考。

笔者首先要讨论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西部文学在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的“不在场”现象。

一、西部文学的“不在场”现象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西部文学是一个由数十位诗人、作家、批评家和大量标志性作品组成,波及大半个中国,具有思潮的规模和意义,且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现象,而其在两部最权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却“不在场”。具体检索情况如下:

(一)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权威教科书均未提及西部文学。在北大版和复旦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笔者均未找到关于西部文学的记载,也未见西部诗歌、西部小说之类的概念,其仅在对昌耀的介绍中提及昌耀诗歌与青海的关系,且也多为引述昌耀自己的话来陈述这层关系;在介绍诗歌流派时也未见提及“新边塞诗派”。

(二)部分西部作家、西部诗人仅被归入

“归来者”“复出者”“知青作家”。北大版是以社会历史变革、自然时序和文体分类为框架,力求客观呈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这种结构方式总体上是成立的,但却以此框架结构屏蔽或肢解了西部文学的存在及其地缘属性。譬如曾在新疆写了长篇小说《绿洲笔记》的诗人艾青只被作为“归来者”在诗歌部分做了介绍;西部代表诗人昌耀的诗歌也是被作为“‘归来者’的诗”来介绍的;在新疆写了《在伊犁》《这边风景》等西部题材小说的作家王蒙,仅被作为“复出者”介绍了其探索意识流的小说,其书写西部的作品未被提及;西部代表作家张贤亮也被作为“复出者”对其作品作了介绍,且重点叙述了张贤亮的写作与被流放、被劳动改造的关系;张承志被归为“知青作家”;贾平凹被放置在第二十一章“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一)”和散文部分;马原被纳入“先锋小说”的范畴;扎西达娃被安置在第二十二章“80年代中后期的小说(二)”中的“几位小说家的创作”下面;曾因中篇小说《人生》引起巨大轰动的路遥,只在讨论“改革文学”时提了一句:“有的批评家,还把《人生》(路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老人仓》(矫健),以及贾平凹、张炜的一些小说,也归入这一行列。”^③而决定了路遥写作的最重要因素:西部险峻的地理环境、苦难的生存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悲悯情怀,却未被提及。

复旦版注重以代表性作品来结构当代文学史,突出“民间性”,且将文学的视域扩展至电影、摇滚乐等领域,是值得赞赏的。但其叙述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也是按照社会历史变革的线索搭建的,同样将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西部作家作品纳入既定框架之内而忽略了其西部特质,真正决定了这些作家“民间性”的西部生存体验被淡化。王蒙被置于“归来者”行列,且只探讨了其复出后对意识流小说的探索,以其短篇小说《海的梦》为例进行了重点分析;张贤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②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③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三版),第257页。

亮的创作被放在“苦难民间的情义”的行列中,重点分析了其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第十三章“感应着时代的大变动”中,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路遥的《人生》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的社会与文学的责任”一节中被提及,其中路遥的《人生》在第四节作了专题介绍。但这些叙述的重点是探讨这批作家的作品在社会历史变革中的意义,而忽略了决定这批作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也是共同的动因:艰难的西部生存体验。

西部代表诗人周涛的诗歌创作在该文学史中未被提及,该文学史只专题分析了其散文《巩乃斯的马》,同节还介绍了另一位西部代表诗人昌耀的诗歌《内陆高迥》,其中大段引用昌耀自己的话,阐发了“西部精神中悲剧性的神秘的一面”^①,可算作唯一提及“西部”的一句话。

第十六章“文化寻根意识的实验”提到:“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虽然作家不过是描写了个人的一段生活经历,但其对新疆各族民风以及伊斯兰文化的关注,对生活的实录手法以及对历史所持的宽容态度,都为后来的寻根文学开了先河。”^②在同一章第三节“来自民间的美好诗情”中,贾平凹的《商州初录》被作了专题分析。显然,《在伊犁》《商州初录》被放在了“寻根小说”的行列。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被理所当然地放在第十七章“先锋精神与小说创作”中,作为第二节“小说叙事美学的探索”被专题解读,编者重点对其在叙事方式的探索意义方面进行了分析,却未分析这种叙事方式为什么会在西藏率先出现,及这种叙事方式与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神秘的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张承志的短篇小说《残月》被置于第二十二章“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中作了专题分析,但其书写西部草原的《黑骏马》《金牧场》,以及书写北方几条大河的《北方的河》等极具西部特质且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小说,均未被选析。

(三)并存的“合理性”与缺憾。通过上述检索,可以得出结论,两部最权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对“西部文学”“西部文艺思潮”,以及一些西部诗人、作家的西部特质并未给予

应有的关注。当然,这两部教科书对一些西部代表性诗人和作家的归类和分析自有其合理性。那些被纳入“归来者”“复出者”的诗人、作家的确有过被放逐又重返文坛的经历。但这些无论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西部诗人和作家,之所以会写出那样的作品,更多的是由西部险峻的地理环境、艰苦的人类生存境况、神秘的文化习俗决定的。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又何以理解和解读他们的作品呢?因此,这种对西部文学,乃至更大的西部文艺思潮的忽略,是现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的一个重大缺憾。

那么,是不是西部文学乃至西部文艺思潮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忽略呢?当然不是,其理由如下。

二、不该缺席的西部文学现象

西部文学属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以地缘命名的文艺思潮。尽管其是用“西部”地域概念命名的,但却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学概念,而是在占中国2/3地理版图的险峻地理环境中出现的基于人与自然特殊关系的一种文学现象。西部文学不是一个流派的概念,而是包括多种流派或诗人、作家群体,以及不同文学形态,在同一时期集中爆发出来的基于自然地理、地缘文化和人的生存境况的文艺思潮。对人与自然特殊关系的书写是其公约数。

西部文艺思潮是文学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以地缘文化命名的文艺思潮。其中主要包括西部诗歌和西部小说,并扩展至西部电影、音乐、戏剧、美术等各个艺术门类,且每个门类都涌现了一批代表作家和艺术家。

(一)规模不小于“朦胧诗”的西部诗歌

西部诗歌与整个西部文学一样,是一个集合概念,是由西部多个区域的不同诗歌流派或诗人群体构成的。

西部诗歌中最早、规模最大,也最具流派性质的便是“新边塞诗派”。有趣的是,这个最早的西部文学流派首先是在东部上海的媒体上被

①②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第256、278页。

提出来的。1981年,《上海文学》的诗歌专栏《百家诗会》刊登了新疆青年诗人章德益、杨牧和周涛极具西部边塞特征的诗歌。随后,新疆的诗歌评论家周政保撰文《大漠风度 天山气派——读〈百家诗会〉中三位新疆诗人的诗》,并在上海的《文学报》发表,文中首次提出了“新边塞诗派”之说。^①此说先后得到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众多新疆诗人,林染、李老乡、何来等甘肃诗人,以及批评家谢冕、余开伟、孙克恒等人的积极响应。新疆的《新疆文学》《绿风》《绿洲》《伊犁河》,甘肃的《阳关》《飞天》,陕西的《延河》,四川的《星星》,宁夏的《朔方》,青海的《青海湖》,以及东部的《诗刊》《人民文学》《当代》《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萌芽》等多家文学期刊先后开始大量刊登“新边塞诗”。由此,一个聚集了数十位诗人的“新边塞诗派”开始活跃于8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诗坛。

西部诗歌中的另一个诗人群体是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被称为“雪野诗人”的群体,主要有青海的昌耀、马学功,西藏的马丽华、魏志远、洋滔等。这群诗人尽管风格各异,却都表现出了高海拔雪域独特的人类生存体验和诗歌风格。其中昌耀的诗歌在西部诗人中达到了独有的高度,在现行的文学史教科书中已有不同角度的介绍和评价,但却不是以西部诗人的名义。事实上,昌耀的诗歌写作与西部的自然和文化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是在青藏高原,昌耀的诗歌就不会有那种苍凉而坚硬的质地。所以昌耀不仅属于西部诗人,而且堪称其中的代表。

与“雪野诗人群”类似的还有陕西的“黄土地诗人群”,其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陕北延川创办的文学小报《山花》(后发展为杂志)。这个由曹谷溪、路遥、闻频、陶正等当地回乡知青和北京知青一起创办的纯文学刊物,带领大量文学青年走上了诗歌道路。进入80年代后,以书写黄土地在全国产生影响的诗人大多是《山花》的作者,如梅绍静、闻频、曹谷溪、晓雷等,其与后起的杨争光、李岩、刘亚丽、尚飞鹏、远村等一起构成了“黄土地诗人群”。尽管陕西曾一度提出过“黄土地诗歌”的概念,但这个诗人群体并不具有流派的性质,仅是以书写同一块西部黄土地而形成的一个诗人群体。

此外,在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还活跃着新一代的西部诗人,如张子选、桑子、阿信、叶舟、杜爱民等,他们的西部诗歌更多地接近第三代诗人的写法,因而成为西部诗歌中的新锐群体,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些以各种不同名目散在于西部不同地区的诗人的作品,被冠之以“西部诗歌”,应该是从谢冕、孙克恒的文章开始的:谢冕在《中国西部文学》1986年第1期发表《崭新的地平线——试论中国西部诗歌》,孙克恒为198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西部新诗选》作长篇前言《西部诗歌:拱起的山脊》。这两篇文章将包括新边塞诗在内的西部各地诗歌统称为“中国西部诗歌”,并与当时批评界热议的“西部文学”“西部电影”一起构成了西部文艺思潮的组成部分。其后各种讨论西部诗歌的文章纷纷出笼。80年代末,笔者曾在肖云儒主编的中国第一套“西部文艺研究丛书”中撰写了《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在诗潮的意义上全面梳理了80年代的西部诗歌。^②同时,青海的诗评家唐燎原出版了研究西部诗歌的专著《西部大荒中的盛典》^③。两部专著分别对西部诗歌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

(二)炫目于文坛的西部小说

分散在西部各地,却以西部险峻的地理环境和人的苦难生存状态,以及人在西部险恶的生存境况中艰难奋斗、实现救赎为共同书写对象的小说作品,曾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写作中相当炫目的部分。

80年代的西部小说大多是由因各种原因进入西部的中青年作家创作的。如在新疆的艾青、王蒙,在宁夏的张贤亮,曾在内蒙古插队的张承志,从辽宁大学毕业后援藏到拉萨的马原等。同时,西部本土作家路遥、贾平凹、扎西达娃、杨志军、高建群等也已登上文坛,并发表了其代表性作品(详见第三部分),其中很多作品

① 周政保:《大漠风度 天山气派——读〈百家诗会〉中三位新疆诗人的诗》,《文学报》1981年11月26日。

② 参见李震:《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③ 唐燎原:《西部大荒中的盛典》,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被改编为电影,并产生广泛影响,如由张贤亮的《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由路遥的小说《人生》改编的同名电影,由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改编的电影《野山》等。

与诗歌界打出流派旗号不同,小说作家们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流派,他们通过对西部艰苦地理环境中人类的艰难生存、独特的民情风俗和地缘文化的书写,形成了共同的西部属性和西部特征,构成了后来被众多学者研究的“西部小说”概念,并引发了文坛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批评界和高等院校研究西部小说的论文、著作和国家社科基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的西部小说研究项目,多不胜数。西部小说显然已经成为文坛和学术界公认的、不可忽视的存在。

(三)由文学扩展至其他艺术门类的西部思潮

20世纪80年代的西部文艺思潮,最早从西部诗歌、西部小说等西部文学中兴起,后扩展到西部电影、音乐、戏剧、美术等多个艺术门类,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以地缘文化命名的文艺思潮。

由西部文学扩展而来的最为壮观的艺术现象便是西部电影。西部电影不仅诞生于西安电影制片厂,由钟惦棐先生命名,更重要的是,其独特性是由西部小说,或者具有西部特质的小说决定的,其大部分改编自西部小说。如前述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等都被改编为电影。另外一些虽然不是出自西部作家之手,却具有明显西部特质的小说也被电影彻底西部化了。如郑义的《老井》、莫言的《红高粱》均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并成为西部电影的代表作,且获国际A类电影节大奖。

西部音乐成风,应与西部文学、西部电影烘托起来的西部文化氛围有关。赵季平的西部电影音乐和主题歌是歌坛和社会上兴起“西北风”的重要因素。电影《黄土地》中的《女儿歌》,《红高粱》中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酒神曲》等具有鲜明西部特质的主题歌成为当时流传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比赵季平更早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先生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一批具有西部特质的电影所作的音乐,随着电影的解禁,也汇入了西部音乐的热潮中,如《刘三姐》中的《山歌好比春江水》《世上哪有树缠藤》,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电影《五朵金花》中的《蝴蝶泉边》,电影《芦笙恋歌》中的《婚誓》等。同时,被称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的一批歌曲,如《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半个月亮爬上来》等,也是20世纪80年代西部音乐热潮中广为流传的歌曲。此外,在流行音乐界,《西部摇滚》《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等西部歌曲也曾盛极一时。

在美术界,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等一批作品,以及陕西的黄土画派、大漠画派的作品,因其鲜明的西部特征,被认为是西部美术的代表。

(四)西部文学在文坛和学界的反响

西部文学并不是一个少数批评家和作家倡导的、可以被忽视的地方性的文学现象,而是一股引发了整个中国文坛和全社会关注的规模盛大的文艺思潮。西部诗歌和西部小说的兴起对文坛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今回溯当时的一些盛况以证之。

第一,西部文学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影响波及全国。据西部文学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肖云儒先生回忆:

我记得大约是1984年秋天,由陕西文联倡议、西北各省文联在新疆伊犁联合举办了第一次中国西部文艺研讨会。这次会议的成果主要有三:一,归纳了西部文艺崛起的态势,勾勒出新时期文艺的一道新风景线;二,把“中国西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提出来,做了理论命名,展开研究;三,初步归纳了西部文艺乃至西部文化的主要特质。^①

此次会议后,陕西笔耕文学评论组编写出版了

① 李震、肖云儒、丁帆、王一川、李明泉、马永强、李遇春、邹赞:《“新西部文艺思潮”笔谈》,《西部文艺研究》2025年第6期。

《中国西部中青年作家论》;《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等一批当时重要的理论批评期刊发表了大量研究西部文学的论文,其中包括谢冕等一些东部批评家的论文;80 年代末,青海人民出版社先后组织撰写了“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丛书”和“中国西部文学论丛”两套丛书,均在 1992 年前后出版。前者包括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李震的《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等,后者包括余斌的《中国西部文学纵观》、周政保的《高地上的寓言》、管卫中的《西部的象征》、唐燎原的《西部大荒中的盛典》。其后,关于西部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期刊论文和著作,仅在知网搜索出来的就有 200 多种。其作者和发表单位并不限于西部地区,如复旦大学马为华的博士论文《中国西部文学论》(2003)、徐兆寿的博士论文《当代西部文学中的民间文化书写》(2013)等。2004 年,由南京大学丁帆教授担任主编、马永强和管卫中担任副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出版,首次从史的角度纵论西部文学。

这些研究与批评成果,从西部文化、生态、美学、文艺理论等多种角度对西部文学进行了深入论述,从规模与深度上看,其应为 20 世纪 80 年代诸种文学现象的理论批评中最为充分的部分之一。

第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 1986 年 9 月 7 日至 12 日发起举办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是 80 年代文学高峰期召开的最高规格、最权威的一次文学盛会,钱锺书、张光年、陈荒煤、冯牧、李泽厚、刘再复、谢冕、朱寨、何西来、阎纲、李陀、王蒙、刘心武、从维熙等老中青三代重要学者、批评家、作家近 300 人出席。此会除了主题发言外,还按照当时文坛热点开设“西部文学”“寻根文学”“青年评论家对话会”等专场。最早研究西部文学的学者余斌、肖云儒、王愚、周政保等都参加了“西部文学”专场的研讨。由此可见西部文学是 80 年代文学高峰期的重要文学现象。

第三,当时的文学期刊、文艺批评期刊、图书出版、高等院校等,对西部文艺思潮做出了多种举措的积极响应,不仅各种期刊大量刊发西部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有的期刊还为此更

改了刊名,如《新疆文学》一度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西安音乐学院的学报更名为《西部音乐》,西影厂刊物更名为《西部电影》等。西北师范大学的孙克恒教授不仅于 1986 年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当代西部新诗选》,而且还于 1988 年成立了“中国西部文学研究所”。

三、不该被忽视的西部文学代表作品

笔者非常赞同陈思和先生以代表性文学作品构筑文学史框架的主张,而且也深知一部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不可能容纳所有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作品。然而,当代文学史教科书至少应该涉及这样几类作品:第一类,获得过国家级重要奖项的作品;第二类,在某种写作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第三类,在重要作家的写作道路上具有特殊意义或独特性的作品。按照这一标准,笔者尝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海量的中国西部文学作品中,筛选出不该被忽视的代表性作品。

(一)西部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1. 昌耀《慈航》

昌耀显然是最重要的西部诗人。他是湖南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并负了伤,复员后志愿到西部拓荒,后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藏区底层接受劳动改造 20 多年,经历了艰难的生命历程,在青藏高原写下了大量不朽的诗篇,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慈航》用宗教意象融合了对苦难人生的悲悯、对精神救赎的追问,以及西部大地的苍茫感,具有强烈的西部特质。其中《记忆中的荒原》一节以西部荒原的粗粝景象为背景,抒发了诗人在极端困境中的孤独与挣扎。诗中的“荒原”既是青藏高原,也是诗人的精神意象,熔铸着诗人对生命的礼赞和对命运的诘问。

2. 杨牧《复活的海》

“新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杨牧,从四川进入新疆长达 25 年,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发表处女作,70 年代后期重新写诗,八九十年代出版有诗集《复活的海》《野玫瑰》《雄风》《边魂》《荒原与剑》和长篇自传《西域流浪记》等 20 余部作品。其中诗作《我是青年》获全国首届中青年诗人优秀诗作奖,诗集《复活的海》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

3. 周涛《神山》

“新边塞诗派”代表诗人之一周涛,祖籍山西,1946年生,1955年随父母进疆,此后一直在新疆生活,新疆大学中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喀什工作,1979年被新疆军区特招入伍。代表作有诗集《野马群》《神山》等。其中《神山》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

4. 章德益《西部太阳》

“新边塞诗派”代表诗人之一章德益,浙江人,1964年于上海高中毕业后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后成为《新疆文学》编辑和新疆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大漠与我》《西部太阳》《黑色戈壁石》《早年的荒原》等。其中《西部太阳》以大漠瀚海、戈壁绿洲、荒原野火、长河落日、浩渺星空、辽阔地平线等典型的西部意象,成为西部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5. 林染《敦煌的月光》

“新边塞诗派”的甘肃主要代表诗人林染,祖籍河北,1947年出生于河南,1969年支边到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河西走廊西端的胡杨林里垦荒十二年,20世纪80年代初调到甘肃酒泉市《阳关》杂志编辑部工作,为西部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主要作品有诗集《敦煌的月光》《林染抒情诗选》《相思路》等。

6. 梅绍静《她就是那个梅》

“黄土地诗人群”的主要代表诗人是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梅绍静。从70年代的民歌体叙事诗《兰珍子》到80年代的《唢呐声声》《山风才为玉米叶子歌唱》《她就是那个梅》等,她以现代人的语言方式刷新了陕北民歌信天游体的写作传统,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她于1980年与今天派的几位代表诗人一起参加了《诗刊》的首届“青春诗会”,1988年诗集《她就是那个梅》获全国第三届优秀新诗(诗集)奖。

(二)西部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1. 艾青《绿洲笔记》

诗人艾青一生唯一的长篇小说是书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绿洲笔记》^①。这部作品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准噶尔盆地“黄洋湾”(原型为“莫索湾”垦区)的开垦为背景,既书写了开荒造田的宏大场面,又用大量笔墨描绘了军

垦战士的日常生活——种地、修渠、恋爱、拌嘴、家长里短等,书写了将荒漠变为绿洲的历史,是新疆军垦生活最早的文学书写之一,也是西部小说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2. 王蒙《在伊犁》《这边风景》

王蒙书写西部的代表作是《在伊犁》^②。这部小说由《哦,穆罕默德·阿麦德》《淡灰色的眼珠》《好汉子依斯麻尔》《虚掩的土屋小院》《葡萄的精灵》《爱弥拉姑娘的爱情》《逍遥游》《边城华彩》8篇小说组成,真实记录了王蒙在新疆伊犁巴彦岱6年中与维吾尔族农民同吃同住,一起抡坎土曼、喝奶茶泡馕的经历,塑造了穆罕默德·阿麦德、穆敏老爹、阿依穆罕大娘、马尔克木匠等一批维吾尔族乡亲形象,成为维吾尔族民情风俗和民族团结的真实写照。

王蒙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应包括2013年才出版、2015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③。这部作品虽然未能在80年代出版,但却是王蒙在新疆时期完成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不仅与《在伊犁》一样真实记录了维吾尔族的民情风俗,而且以汉、维双语构思,融入了维吾尔语的表达方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异域韵味。

3. 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写于80年代的一批中短篇小说,如《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肖尔布拉克》等,是西部小说的重要代表作。这批作品集中书写了一个沉沦于西部艰苦地理环境的知识分子最终实现灵魂救赎的过程,成功塑造了一批淳朴、善良、充满激情和爱的西部人形象,如李秀芝、马缨花等,在当时成为文学界热议的对象。《灵与肉》后来被改编为电影《牧马人》,并于1980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肖尔布拉克》于1983年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于1988年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① 艾青:《绿洲笔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② 王蒙:《在伊犁——淡灰色的眼珠》,北京:作家出版社,1984。

③ 王蒙:《这边风景》,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4. 张承志《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

张承志曾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在草原当了四年牧民,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蒙古族及北方诸民族的历史。这些经历成为他西部书写的重要资源。其在80年代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和长篇小说《金牧场》等。《黑骏马》^①以诗意化的笔法,以草原上流传了数百年的蒙古民歌《钢嘎·哈拉》为叙事线索,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爱情、背叛与回归的动人故事,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北方的河》^②以炽热的诗化语言讲述了一位青年知识分子考察北方五大河流的精神历程,是一部关于青春、理想与生命力的作品,是一部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诗意浪漫精神相契合,因而被热读的作品;《金牧场》^③作为一部有争议的小说(作者于1994年改写,并更名为《金草地》),也在8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金牧场”是主人公所在牧民大队传说中的理想牧场,更是小说中象征理想的意象。

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黑骏马》《北方的河》先后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80年代的张承志以诗意化的小说写作,为西部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写作范式。

5. 马原《冈底斯的诱惑》

马原在各类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都有介绍,但都是作为先锋小说“元叙事”的开创者来介绍的,而他的叙事探索与西部地理环境及其文化习俗的关系则被忽略不计。马原作为援藏的大学生,不仅在西藏开始写作,而且所写小说具有鲜明的西部自然和文化特征。或许是由于他将小说写作从写什么转向了怎么写,导致了人们忽视了他的写作与西藏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关系。事实上,他写的都是西藏的人和事,只是他的写法变了。他于1982年大学毕业后进藏,1984年在《西藏文学》发表了《拉萨河女神》,1985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冈底斯的诱惑》,1987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冈底斯的诱惑》^④。

中篇小说《冈底斯的诱惑》既是先锋小说的标志性作品,也是西部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不仅在叙事方式上推进了“元叙事”的探索,而且也写出了冈底斯高原神秘的文化习俗,揭

示了藏民的原始生存状态和西藏神话世界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当时最先锋的叙事,讲述了最原始的人类生存,这或许才是马原西部小说的真正魅力所在。由此,有理由推定,马原开天辟地式的叙事探索或许只有在西藏那个奇幻而神秘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才有可能发生。因此,当代文学史没有理由忽视马原作为一位西部代表作家,一位具有先锋性的西部作家。

6. 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在西藏,与马原同期以叙事探索引起文坛关注的另一位作家,是西藏本土作家扎西达娃。扎西达娃生长于藏地,却是80年代最先实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写作的中国作家之一。他于1985年发表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西藏,隐秘岁月》,被认为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里程碑之作。短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⑤将西藏的神话、宗教、传说、现实生活与魔幻现实主义写法融入同一个文本世界,以亦真亦幻的氛围,揭示了藏地文化和藏人的精神世界,开创了属于中国西部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

扎西达娃在一些文学史的叙述中被放在了“寻根小说”的大类里,这显然有拉郎配之嫌,因为扎西达娃并没有参加1984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那次发起“寻根”的“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研讨会,而且《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发表于1985年第1期的《西藏文学》,应该是杭州会议召开时已经完成了的作品,不可能受到“寻根”观念的影响。严格地讲,扎西达娃就是一位在西藏土生土长,却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影响的西部作家。他不仅生长在西部,写作在西部,而且以魔幻的叙事讲述了西部的神秘文化和西部人的现实生存。

7. 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

路遥在各家的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已有述及,但并未被作为西部作家来论述。而事实上,路遥所书写的黄土高原上的苦难人生,无论在

① 张承志:《黑骏马》,《十月》1982年第6期。

② 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

③ 张承志:《金牧场》,《昆仑》1987年第2期。

④ 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

⑤ 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文学》1985年1期。

地理环境的意义上,还是在揭示人在险恶地理环境中的艰难生存和奋斗历程的意义上,都在西部小说中极具代表性和标志性,他是一位地道的西部作家。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①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②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困难的日子》^③获《当代》文学中篇小说奖,于1985—198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二、三部于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作为西部本土作家,路遥对黄土高原那块贫瘠的土地及祖祖辈辈绵延其上的苦难人生有着刻骨的亲身体验和透彻的文学表达,这是决定他成为西部代表作家的根本原因。

8. 贾平凹“商州系列”

商州是贾平凹的诞生地,也是贾平凹一生书写的文学世界。商州位于秦岭深处,其险峻的地理环境与人的艰难生存状况及其凸显的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决定了贾平凹80年代文学书写的西部属性。在80年代,贾平凹集中书写商州的代表性作品是《商州初录》(1983)、《腊月·正月》(1984)、《商州》(1986)、《浮躁》(1987)等一批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批评界称之为“商州系列”。《腊月·正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

贾平凹在“商州系列”的写作中,虽力求写出变革时代乡村社会习俗和心理的变化,但其所书写的人和物均发生于秦岭大山之中,其地理环境、民情风俗与人的生存境况均具有鲜明的西部特性,当属西部文学早期的代表作。

9. 杨志军《环湖崩溃》

《环湖崩溃》^④是杨志军的早期代表作,首次发表时为中篇小说,后扩展为长篇小说,并多次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围绕青海湖的生态问题展开叙事,讲述了垦荒队在荒原中的生存经历,表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敬畏和征服欲,揭示了西部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环湖崩溃》虽然是杨志军的早期作品,但却是最早书写西部生态问题的小说,也是杨志军藏地小说系列的开端,在西部乃至全国的生态文学中具有开创性意义,故而应为80年代西部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四、对文学史中“不在场”现象的反思

对西部文学被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略去所导致的“不在场”现象,我们是有必要进行深入反思的。

众所周知,文学史写作尤其是文学史教材的写作,与专家个人的文学研究专著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学史是对文学历史尽可能客观的叙述,而不是按照写作者自己的视野和善恶去取舍历史。这种客观性首先必须表现为包容性。尽管这种包容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有选择的,不是所有产生了一点影响的文学现象都可以被包容进一部几百页的文学史中,但像西部文学这样重大的文学现象未能被包容进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却是匪夷所思的。笔者认为,西部文学不应被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忽略的理由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如前所述,西部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地缘文化命名的文艺思潮,涉及百余位诗人、作家、批评家,且这股思潮由文学扩展到电影、音乐、美术等领域,成为20世纪80年代波及面最广的文艺思潮。

其二,西部文学不是几个人在圈子里经营的空洞概念,而是有足够的代表诗人、作家和标志性作品,有充分的理论批评支撑,有深厚独特的文化内涵,契合了中国社会开启全面现代化的时代精神,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其三,西部文学是以地缘文化命名的,却不是一种地方性文学现象,而是一个覆盖大半个中国的文化艺术现象。西部文学无论从思想上、艺术上、审美上都超越了地方性,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四,笔者一贯认为,在决定文学艺术的诸多因素中,地理环境是根本性因素,地理环境决定了人种,人种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和形态。因此可以说,西部文学是对文学本性的一种回溯和呈现。在文学的价值

① 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当代》1980年第3期。

② 路遥:《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

③ 路遥:《在困难的日子》,《当代》1982年第5期。

④ 杨志军:《环湖崩溃》,《当代》1987年第1期。

判断上,基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判断,要比基于某些观念意识的判断更加真实可靠、更加符合文学的本性。事实上,世界上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从特定的“地方”生长出来的,不存在“超地方”的文学。“地方”是恒定不变的“根”,观念意识则是变幻莫测的“云”,因此对文学的价值判断首先应该从“根”出发。

其五,笔者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总体上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学,从立足于政治现场反思的伤痕文学,到立足于社会历史层面反思的改革文学,再到立足于文化层面反思的新诗潮后期的东方史诗、寻根文学与本文所讨论的西部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正是在经历了这样一次由浅到深的反思后,才实现了主体性和本体意识的觉醒。在这一反思过程中,诗歌界的东方史诗和小说界的寻根文学是纵向的历史文化层面上的反思;而包括诗歌、小说在内的西部文学,则是横向的地缘文化层面上的反思。这一横一纵构成了反思文学的结构、路径和壮阔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文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是不可或缺的一脉。

其六,对文学史的叙述不能囿于主观设定的框架,而应该充分尊重文学发展的实际过程。北大版过分注重社会历史变革对文学的影响而形成的叙述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文学史叙述的重点便在“归来”“复出”“反叛”等视角,而忽略了与社会历史变革同时存在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文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西部作家和诗人,被置于这些视角下来讨论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忽视了他们作品中所呈现的强烈的地理环境因素和地缘文化属性。因而西部诗歌的代表诗人昌耀只能被放在“‘归来者’的诗”一章中进行介绍,而昌耀诗歌那种来自西部地域的苦难意识、悲剧精神和独特意象,也就只能获得社会历史变革意义上的解释。还有前述的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这些直接生成于西部地理环境和地缘文化的作品,被置于这样一

段话下面来讨论:

大致在 80 年代中期,文学界革新力量积聚的旨在离开“十七年”的话题范围和写作模式的革新能量开始得到解放,创作、理论批评的创新出现高潮。^①

而藏地的地理环境、神话、宗教和生活习俗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在决定作用,同样被“话题范围和写作模式的革新能量”遮蔽了。

复旦版过分注重文学作品呈现出的观念和方法的演变过程,而同样忽视了决定这些作品生成的地缘性力量。西部作为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在以东部为主导的文化格局中,往往会被习惯性地忽略。而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理论,西部经济的不发达并不意味着西部文艺的落后,恰恰相反,80 年代许多具有先锋性、探索性的文学写作都是从西部开始的。王蒙对意识流小说的探索是在新疆生活多年后才开始的;马原、扎西达娃是在西藏开始引领先锋小说的;第三代诗歌中最前卫的非非主义是从四川大凉山的西昌发起的。

由此,笔者认为,西部文学在国内最权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中长期处于“不在场”状态是不合理的,建议文学史家在“重写”或修订文学史教材时对西部文学相关内容予以补充。

【作者简介】李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西部文艺研究联盟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新大众文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文艺批评与文化传播。

^①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三版),第 200 页。